

貴州通志

第二十一卷

藝文志

記上

杭文志一

題名類

都察院題名記

巡撫洪 鍾

都察院題名續記

巡撫徐 閱

提督都御史題名記

巡撫吳維嶽

察院題名記

巡撫孔 鏞

察院題名續記

巡按席 春

布政司題名記

布政蕭 儼

布政司題名續記

巡撫韓士 炎

按察司題名記

翰林彭 華

提學道題名記

副使况叔祺

威清兵備道題名記

副使焦希程

畢節兵備道題名記

僉事施昱

分守新鎮道題名記

邵人孫應鰲

思石兵巡道題名記

副使張斗

總兵府題名記

巡撫湯沐

都司題名記

都指揮王聚

八番順元宣慰題名記

元副使范匯

貴陽府題名記

知府李濮

普安州題名記

郡人邵以仁

黌序類

貴陽府新建儒學記

巡撫江東之

宣慰司儒學記

尚書王直

重修宣慰司儒學記

大學士費宏

司學應塔題名記

司業趙璉

都勻府重修儒學記

提學萬士和

思州府重修儒學記

參議蔡潮

黎平府重修文廟記

參議史旌賢

普定衛儒學記

遷客廖駒

畢節衛新遷儒學記

郡人劉秉仁

貴州通志卷之三
重刊
永寧宣撫司重修儒學記

郡人陶心

銅仁府聖像記

副使陰子淑

貢院記

巡撫吳維嶽

新修貢院號舍記

布政王來賢

義倉記

提學萬士和

右文田記

巡撫江東之

銅仁府學田記

郡人李渭

改建陽明祠記

巡撫阮文中

陽明書院落成會記

按察使馮成能

鎮遠紫陽書院記

巡按毛在

都勻讀書堂記

鶴樓張翀

重修讀書堂記

南臯鄒元標

張鶴樓先生遺跡記

鄒元標

南臯書院碑記

巡撫江東之

貴州通志卷二十一

枕文志

劉勰曰文人心生也夫文由心生則彌綸天地黼藻
今古彪炳萬彙靡匪是物而可槩以雕虫之技小之
乎黔之初結繩而治渾渾噩噩已耳至于今而郁郁
乎文矣名公鉅卿以服官任職宣洩王猷旅客羈臣
以予古懷忠發摠性術書之緗素西南天地蔚然有
光焉若乃馳神藝苑之場蜚聲述作之圃言能載道
詞可為經如近時一二產于其土者即海內能言之
士且為推轂吾安能不紀之以昭熙朝文治之盛哉

作稅文志

記上

題名類

都察院題名記

巡撫洪鍾

都御史之設 國初無定員地方有大事則請之
朝遣廷臣往理之九卿正佐隨時

簡命亦無定官出則奉 簡檄給驛廩至其境凡事
宜俗利民者許便宜以行即古大夫出疆得專之
也事竟而還亦無定期迨至正統景泰間四方多事
於是乎各邊方及腹裏地方之有軍務錢穀重大者
始遍設之矣其城池甲兵刑名錢穀之類無所不統

而尤以激揚糾察為先務故悉

命副僉都御史以

往欲其便于行事也貴州巡撫行院舊在省城南隅

街宇僻隘古乾宋公欽始遷建於此後先相承益加

闢治規度宏備時題名碑記有未之立者又恐其益

久而難稽也乃遍考舊籍得上元丁公璿以下廿四

人并其字貫鏤之於石以圖傳之永久夫巡撫一方

安危攸寄而刑賞黜陟舉得以專之其任亦重矣

僉都御史即古中丞之職其位亦高矣位高任重思

所以塞其責而服乎人惟在公而無私明而無蔽而

已鑑惟明也而形之觀者妍醜自見衡惟平也而物

之遇者輕重自分惟其無私無蔽也故為妍者為真者無所德而為醜者為輕者無所怨書曰天其弔民爾我其大介資爾擇天之威則致天之罰傳曰天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勸懲愛惡達于天而無所遺乎天理之公而刑也加于自犯之罪人焉而不服者我前之諸公所謂公與明者宜無嫌於公論久而後定地方之人抑豈無優劣之議者乎予惟乎承乏在茲適值用兵之餘地亦無備於復往惟務乎休養安和而已尸素之誚吾固知其乎免於後之人之議也相噫前人行史而無本

貴州通志卷五十一
後人懼其議之而不思所以戒之則後之議亦
已矣可不慎哉

都察院題名續記

巡撫徐岡

貴陽撫院舊存題名碑初于古杭兩江洪公身為之
記兩江後為刑部尚書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余嘗
官于部見其器度弘博有大臣端揆之風記中制
沿革疆圉綏威兵民安養風紀肅揚之政亦概言之
而所書名氏則自正統癸亥訖于正德辛巳以後
餘石而亦莫為之續也余承乏至見茲鎮所植諸
首黨桀獫罔發所司狎習羈縻弗申天下而

丁兵從帑藏軍實耗亡之餘既已絕搔救集以為邊
休而其跡梁甚者又弗獲已于動衆殲夷以為民靖
至於軌度之所未能周而風紀之所不能廢者非捨
公之遺洎以旁撻遠取酌時宜以資損益其委所取
秉哉夫攷其事必知其名知其所其人名之不
可已也如是其可遺乎古之人箴銘簡牘琬琰彝鼎
為謨訓箴銘類皆圖遠以志勿忘至其實之所在而
為可久者則雖編磨石泐而所以不忘猶存也昔司
馬文正公諫院題名有忠詐直回之語將欲揭諸後
之人俾矚目警心聿興勸戒然則今日之記寧非後

事之師乎某是以懼與命僕臣竊取文正公之意以
續書焉

提督都御史題名記

巡撫吳維嶽

余祇承巡撫貴州之命言官旋

請撤總督湖廣川貴軍務都御史而以其柄歸諸巡撫
貴州者其說祖巡撫魏公英楊公茂元往規而兼省
費意云 旨下所司議便于是更賜 璽書額

令旗八 令牌八湖之北川之東二踞大小流玉諸司

悉聽節制余固陋即貴州慮不勝任而益之以此且
當始事凜乎有以髮引鈞之懼至迺欲窮制度沿革

之因而貴州初不設藩省

成祖文皇帝治思州思南宣慰田琛田琛壽壽因廢其
宣慰司始設藩省地叢土夷又徧甚故藩省既廢
二眷同而秩員法紀素安閑踈卷牘漫逸莫可稽按
博苑塵業散編聊鏡梗槩正德丙寅丁卯鍾象銅平
苗起龍麻羊輩嘯聚湖廣川貴境上太張鎮守貴州
大監孫敘請于湖貴撫臣中特授一人兼制以便
總取征勦迺授魏公英兼制楊公茂元沈公林相繼
底是陳公天祥以後不見行兼制事然未聞明更其
規殆以事寧而置書遂除去敘

請耳項闕兩江洪公鍾為選撫選為記對丁惟魯公
二十有四人養齋徐公問績為記列王公績
十人余攷貴州疆理以來勸苗凡五大舉宣德平夷
都御史吳公榮討平龍三輩正統己巳幸同羅為亂
進壽寺丞王公詢亟請益師侍郎侯公選出領軍
事有功還尚書都御史王公來踵收全績弘治戊午
尚書王公軾討平米魯三舉皆

廷選重臣推轂而出奏凱而還後有魏楊沈三公無制
一舉而嘉靖戊申則龍許保大逞麻陽銅仁間三督
撫臣持論不相下朝迺議設總督都御史開府阮

州以討平控壓之遷去輒補蓋

國初無巡撫官四方有重役

簡九卿正二一人出理訖事即歸正統景泰間嫌事謫

巡撫而值大征舉猶遣重臣總督如故然亦隨撫者

舊詔遺撫慈谿王公寔自京出代使各處撫公奉

重書稱云賊勢寧日同撫按三司官會

奏額偶與四川官軍失期賴巡撫李公臣督身殲寇

得無債則慈谿公似未嘗為巡撫也惟嘉靖新舊

保後總督與巡撫並為專設而巡撫且總督節制

矣國家西南一鎮楚蜀黔境壤開錯實流澤也

華夷三普撫臣類以事起...

之濟建設總督令議撤逆而直...

旗牌應古授...

集有運而指隨可守為簡要...

既自知不勝任又以...

告諸親友而徐公績...

咸保狹不稱特...

于堂忽在楹其履歷...

公來仍舊存疑首以...

二公寔為總管吳公時尚未設巡撫而侯公則似與
慈谿公得同書若傳載李公匡所督者四川官軍未
能詳其為四川貴州巡撫故未敢列皆以埃博洽君
子至于人指是石而評其忠詐直回以永勸誠如宋
司馬文正公之記諫院題名者則古今中外題名通
議無庸述焉

察院題名記

巡撫孔鏞

王者以仁政治天下必有風紀之官以為明目達聰
之用也我

太祖高皇帝奄有萬方用夏變夷治尚仁政而于建寧

則酌古準今以損益之因古之內臺而制之官內臺
都察院以總天下之風紀外有察院以專一方之風
紀院設于藩省者一十有三而貴為之重蓋貴者鬼
方漢宋歷元為羅甸之國自國朝以來奉土納貢
方為內地列聖相承開設三司諸府衛州外鞏諸
夏內控諸夷治忽所係尤急于諸方以是

天子之命御史出廷巡按以察吏治而觀民風于斯貴
特加之意焉弘治改元監察御史桂林包君好問寔
按于斯貴之所屬雖百三十年有奇而貴竹為之會
府國初以來歷政交承舊章成籍于是乎在碩登

察院規制雖備而題名之典尚缺好問于治事之暇
考之前政得六十人別其姓名而刻之石僉之曰題
名將待後政者繼而題焉以垂于世予承乏巡撫來
請記之予謂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而察院御史
所寓出政之所自成周始建秦漢以下因之而其制
有所崇益分三院綜五曹監諸司列郡司六察斯已
重矣在 廷廣 天子聰明于內出則廣

天子聰明于外是其所職若耳之職聽清濁之不淆
目之職視黑白之不混苟為不然則不職矣故

天子之于御史任之常重而御史之自任亦重好問巡

于貴將一載矣政舉刑清民安吏懼蓋將即前政
臧否為後政之勸戒孰其稱職為可師孰其不職
可戒必有辨之者然則題名之記豈為表章風俗
美一時而已萬世之下于我

朝廷制度尚亦有所考焉是為記

察院題名續記

巡按席春

柱下史曰古者天子巡狩方岳開明堂朝諸侯躬行
慶讓故諸侯率職而天下治自秦罷侯置守後世相
仍天子不復巡狩時遣御史分按天下旌舉其吏之
賢能而廢職敗度者黜劾之用是有御史代天子巡

狩之議御史之責重哉夫方岳守令古諸侯也御史
得舉黜之是故御史良則察惟貞度惟肅否則察且
玩度且弛也夫貞肅玩弛世用淳澆而其端在御史
御史之職殆難矣貴州古牂牁地入

國朝為宣慰使司舊隸四川設行都司以控制之宋景
間始設藩省地襟漢夷蒞茲土者撫柔允諧則寧
稍失則叛去加以生事邊徼冒功納賄者又泛兩
其隙則兵革無寧日矣尤按茲土者之所以難也
察院舊有題名碑列開設以來巡按清軍劄卷諸公
名氏于上迄今無餘地矣數年來代而去者闕漏無幾

今年春延平胡子國華按是邦克振厥職邊鄙
暇閱前碑既盈迺謀勒石補題舊遺並俟來者
被命叨按雲貴謂予宜有言夫竊謂諸同官
裁懋激揚皆有聲于時者不類亦獲廁名其上使春
果賢後有指而言者曰此名御史也否則人將起而
議其後矣可懼哉於戲人情無所警則玩玩則怠怠
則議斯集矣有所警則懼懼則慎慎則議斯免矣春
乃今視斯石能無警乎哲人自勵勉予小子是固胡
子勒石意也

布政司題名記

左布政蕭儼

洪惟我 皇明國初

太祖高皇帝承 天肇運混一六合覆載之內悉主悉
臣睹茲貴州在牂牁之西南即古三苗鬼方之域歷
代所未服者今皆威之以神武而納于職方始建貴
州都司統衛所二十以鎮其地錢穀之出納刑獄之
按治則兼于鄰屬迨我 太宗文皇帝繼統守成在
熙洪業永樂十一年癸巳乃以貴州漸被治化聲教
之廣人民之衆詞訟之繁不可無專總之官復置
設布按二司維時魏郡蔣公廷瓚以行在工部特
選任左布政使乘傳而來暫造城外之北驛館假為

署而聽政焉蓋方草創而衙宇未能暇及時思南思州宣慰司尚隸湖廣其二酋長皆姓田氏禛化不道蔣公奏于朝族其家遂以地改設思南思州及銅仁石阡鎮遠黎平烏羅新化八府及與貴州宣慰金筑安撫二司并割雲南普定之界為州總隸貴州布政司統轄其司之設官則有左右布政使二員左右叅政二員左右叅議二員首領則有經歷司經歷一員都事一員照磨所照磨一員檢校一員刑獄則有理問所理問一員副理問一員提控案牘一員司獄司司獄一員典金帛則有豐濟庫大使一員副使一

員官視中州無甚異宣德中又因民稀事簡慮其官
繁以授之復革烏羅新化二府而戶口田賦併入黎平
銅仁迨及所定者府曰六州曰四縣曰三宣慰安撫
各一長官司共六十有七而衛之長官司不與焉至
官制亦有損益右布政右叅政及屬之檢校副理
茶鹽府之判同縣之丞簿漸次裁減不一蓋因時
制宜也粵自開設以來武攝文綏治理日臻夷訓
風教溢于列郡桑麻徧于幽壤才俊挺出為時
用亘古未有也吁盛哉景泰七年丙子巡撫都御
史蔣公琳重以假署外館非承流宣化之所也奏徙

城中得隙地以建衙宇規制宏壯輪奐一新嚴以菲
才衛今 聖天子寵遇為藩于茲愚闇無補但以斯
域爰自 列聖相繼德化涵煦百年之久而前政寅
僚奉宣德意漸摩撫馴善政遺愛其注人耳目而決
人心者也然而世遠人亡不能不泯用是撮建置大
略與昔今官僚名位庸刻堅珉庶其沿革履易覓
來者有徵且知 祖宗肇造之艱繼化之盛邊俗丕
變之懿相與懋脩職業益隆治化以永終譽于悠久
儼則不敢自望相與僚采勉圖之

布政司題名續記

巡撫韓仕英

貴州布政司舊有題名已再刻矣歲久石盈得後來者無所于載乃今左丞洪君珠欲嗣而續之謀諸朝寅姜君儀毛君紹元趙君葉劉君寅僉曰然遂請請記以予亦嘗遊是司也辭弗獲記曰士歷官服寔由郡縣上至藩臬臺部莫不有題名之設豈徒存姓氏爵里以示勿忘而已固將因名求實徵賢否為勸懲是故君子有取焉今之布政虞之岳牧也舜之咨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敦德允元而難任人然必之以蠻夷率服者蓋以中國之治待四夷也貴州古南徼所履皆蠻夷之封而布政司以錢穀土田為

有屏翰旬宣之責我朝命官之意亦與有虞同諸君之所敷布大政所叅知共議者皆是道也惟茲諸夷常所不恭者既草薶而禽獮之固已率服矣然承平日久法漸弛而成不訖協恭和衷以圖久安長治則虞之授民時以足食任仁人以安民者顧可不加之意哉此之謂實政而名存于後者將于實乎是積前所登錄亦既多矣今其名故在可攷而知皆能盡其職否也蓋則為賢為善否則茲石也實彰於表譽之地耳余不敏亦廁名刻中不知後之指議者又何如也重為此懼故以實先焉諸君名與言方隆所以書

部臺勒鍾鼎者可待也禮 國彙遠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請自今日始

按察司題名記

翰林彭華

貴州古夷蔡域秦漢來羈縻而已或稍稍郡縣終不能約之就法度我

皇明有天下武定文教無遠弗及洪武初即貴州都司統兵衛暨諸酋長永樂癸巳遂建布政司其地間以宣慰宣撫主之越十八年庚子設按察司以掌風紀置按察司副使僉事五員分巡各守安

平新鎮思仁四道於是三司相維以治部內咸與中

藩等矣。願誕敷教化。

朝廷固付之有司，而操

任激揚使有司循禮法以導民者，則在風紀之官。

紀得人與否，其所關係重矣。同年盧君崇績，自湖廣

按察副使遷貴州按察使，刻奸除弊，扶弱植良，甫及

朞，吏畏民懷，間出巡山谷，閭里間喜其俗之日遷。

歎曰：夷俗丕變，固本于聖明之化，亦由前此諸公

有以奉揚之也。盍錄其名氏，勒諸堅珉，以示永久。

乃走書徵予記之。予曰：先盧君官于貴者，奚啻數十百

人中，固多賢。未必盡賢，賢者能以禮法持身，率下不

賢者自放于禮法之外，烏足以勸吏而導民。盧君槩

書之將使後之人指其
賢者而思取法
誚其不賢者而內自省
懼油然而興起懼然共
相飭勵以正憲度仰稱

聖明設官至意此其有警于古位者無窮也已

提學道題名記

副使况拱

國朝稽古建官尤重文學之臣在兩都命司成掌
在諸路命 憲臣奉

璽書乘傳得非隆官師求茂以異等光輔中興之業
歲已未予自禮官大夫督學貴陽既至聞公署
題名夫今之守一官者無論中與巨細其履居

名而貴之督學獨闕焉曷以昭懿矩垂將來
獻之莫徵悼先哲之易滅志求往牒咨詢故老得
元沈君而下凡二十四人以予耳目所睹記其人皆
卓犖恬靜韜光匿美類能列于不朽之塗視他省為
獨盛何以哉夫味道腴者甘淡泊薄寵利者樂昧迷
巨材隱于深箐丹砂伏于幽岩足跡不履採樵不遠
故得全其天真珍竒錦繡列于通衢朝過而夕鬻二
者較其遲速不可同日語矣貴陽僻壤寂寞之態等
于野戍荒村溺紛華者不居焉然貴雖殊俗雜康寧
縫之士皆能習孔氏之說誦仁義之文其質淳朴處

慈循循雅馴以予振鐸其間甚易相信又其地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四時如春得陰陽之和彼煌煌要津炎炎通達或未必勝此也予見宦者多薄貴陽故識之以告夫後之蒞茲土者

威清兵備道題名記

副使焦希程

祖宗以神武戡僭亂文德開太平禮樂衣冠徧于異域
洪武十五年壬戌置貴州都司永樂癸巳置藩司庚
子置憲司分貴寧新鎮二道二十一年癸卯復置安
平思仁二道今甲背之文歲月具在是曰分巡而兵
馬則寄之叅將焉成化中始設兵備副使者二貴州

迤西一人即今威清道也及增守備指揮一人于普安而威清兵備駐安莊由是普定六衛不隸于參將矣弘治八年乙卯議以守備徙安莊而移兵備道于普定時維周公鳳卜于衛之際地事皆草創而已嘉靖元年壬午始頒威清兵備關防仍提督迤西地方已丑藩臬之臣入覲議增兵備兼分巡辛卯撫按覆其議于是以威清兼安平都清兼新鎮俱副使設兵備一于畢節兼貴寧一于思石兼思仁俱僉事咸奉 聖書授以兵馬城池邊防吏治之寄并司其地之此政兼制異省之接敘者威清則兼制廣西之

泗城雲南之霑益二州一焉乙巳唐公時英始增署左
之廊屋庖福壬子廖公天明買民居闢外門與天馬
山對而表以棹楔乙卯王公璧乃崇其堂廡門亭遊
煥然改觀焉丙辰希程承乏而來追尋待政以為幹
式而圖志無徵文案蠹蝕近歲諸公間可得其姓氏
而遠者漠然矣夫思齊內省三人我師矧云荒微為
滇南襟喉懷之以恩或失則弛董之以威或失則濫
行伍已虛駟役驛遞財賦告匱仰給鄰省不虞之戒
又非所易語者苟流風之不泯斯畫一之可施度
姓名今已難矣况其他乎而况益以歲月豈不為

難乎于是拾遺際容父老敵精竭神旁搜曲盡
成化以至于今凡得二十有三人喜而親書于石
知其入斯其政可稽矣顧不自鄙而竊附焉庶其
方以俟後之君子於戲覽斯石者將有品題而登
斯石者獨無自愛也乎

畢節兵備道題名記

僉事施昱

國家統一寰宇載奠華夷文教誕敷武烈斯奮迺分藩
服迺建監臨迺設有司迺置軍衛至于邊徼夷服之
地則仍其世官以繫之從其俗宜以便之而錢穀甲
兵典章刑法各以其職事其為斯世斯人計者至深

遠矣貴州古之荒服三代以上未前聞也莊驕王漢
道始通漢事西南夷其地始郡然號稱靡莫惟事編
縻歷唐及元聲教之暨未有如今日者也混一之初
尚以其地分隸四川湖廣雲南相去并遙弗便于治
也迺永樂十一年始割三省之地置貴州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以領之置提刑按察司以監
之于是特為一省與浙江等處並為十三矣然官司
之制視他省為簡兵備分巡之設各二員統之屬貴
寧新鎮各一道而已屯田則提學兼理焉是故所設
既簡所統益繁東西相距數千里而遙往逐跋涉之

艱歲不能以適文移應酬之達月不能以周故事多
奇且人無固志其于地方利病漠如也嘉靖二年副
使舒公表以威清兵備帶管迤西始于戡亂定禍之
餘建道于茲而允駐劄者有所止矣然東西兼攝則
往返之勞猶夫昔也歲辛卯巡撫劉公上元始建議
析貴寧為畢節威清新鎮為思石都清各二道以副
使僉事各分治之屯田則各以其地隸焉而又各以
所近兼制川湖雲廣之徼而各駐劄于其要衝之地
于是 天子允其議降璽書以責成之其在畢節者
曰整飭畢節等處兵備分巡貴寧道駐劄畢節不特

徃來巡歷永寧烏撒赤水等衛無以屯田而
領之則合兵備分巡屯田之政為一矣是故以其地
則川雲之徼皆得而治之以其民則漢夷之類
而予之以其政則兵馬錢糧典章刑法皆得而
厥任亦重也已豈猥以庸劣欽奉
爾書職謝宏猷才慚經濟懼無以仰承

天子明命蚤夜兢兢欲寡過而未能也尚賴前哲
子嗣蒞茲土咸克用人或清寇于已亂或濟禍于
形或以威宣或以愛著品象小子遵厥勸懲靡
懈幸享承之績不可謂非昔人之貽也然文作

備彙牘鮮異既乏可稽之文蕪寡足徵之書其
氏亦罔聞知可懼也哉按摻往牒載訪詢亦有教
馬運監生阮壽者以舒公而下若干人乘復者壽
以後耳目所及者也正德以前則亦莫能悉矣後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邇列諸公姓名履籍動
璵石藐乎小子亦竊附焉蓋不徒闡先哲之傳亦
以為後人之龜鑑也自今以始某也劫謀也盜
猛某也明某也應名以實存實以名著者
仰之否者亦得而訾之矣不亦重可懼哉
節兵備題而舒公以下三公則皆威清兵備

西者也其始自舒公者以道之初自公也若稽前
公則有威清道之記云

分守新鎮道題名記

郡人孫應鰲

萬曆戊寅平越衛新建分守新鎮道行省逾庚辰
議振海黃公駐節於茲樹績宣榘起殘敷惠蓋一方
遂稱靖謐云輿稽貴竹本古鬼方靡莫地秦漢晉
稍置黔中牂牁夜郎諸郡唐宋元或附楚或附蜀或
置八番羅甸順元宣慰都元帥要以夷酋順叛殊狀
又隔關中土故率隨所疏屬而區處之未有畫一
我明威德四被風化昭啟為裂郡縣衛戍設省設

臺設閫曰三司將他藩綱紀法度粲然具舉奏省
各有長有貳省之貳分守各路臺之貳分巡兵備各
路人莫不展采錯事矣牽他踞者不論其分守新鎮
都清兵巡專轄都勻鎮遠黎平三郡龍里新添平越
清平興隆都勻黃平朱衛所兼綜湖廣偏橋鎮遠清
浪平溪五開銅鼓陸衛廣西南丹一州山河遼阻蠻
夷獷悍壘伍凋劫地產詭竅皆倍徙他路不可不謂
難與劇矣都清兵巡駐都勻久在提封中章程之沿
革戶賦之徭征徼塞之防捍課殿之施注莫不資揆
度取裁擇乃分守以駐都會去牽踞迥遠一切上之

人案牘關白其狀故下之人第習知兵巡不復知分
守乃分守亦延緣徃昔之素樂閒適目為吏隱而亦
自以燕安不鈎校非一朝夕所由來漸也萬曆中
雲南寅所嚴公潛巡撫茲土察之因駐都會議徐
大夫屢日開衙有全無一報牒及稟一公家計者嘆
曰分守兵巡均地方要秩分守無所事事若是

朝廷列秩本意必不其然遂疏于 朝大約謂諸戎
罰廣厲條憲為兵巡事理財覃澤莫安封疆為分
事銓管雖異實相須借濟不可獨倚一偏臣簡核
守貴寧同畢節兵巡率貴筑西路地險夷強止一

巡駐畢節難控取宜以分守貴寧移駐烏撒分守新
鎮同都清兵巡牽青筑北路竟壤犬牙于他藩尤甚
刼致且允初宜以分守新鎮移駐平越分守安平宜
改黨于清軍清軍事定普定距都會聲聞易及彼此
俱利其鉅細諸務守巡兵備宜協恭調贊文武減否
則交互咨詢重大機密則交互定命遴委典換則交
互詳覆獄訟則交互鞫讞關任則交互權攝兵刑主
兵巡分守叅之錢穀主分守兵巡叅之事可責成官
無尸曠免偏重之嫌得術業共飭之義策似便

制下吏部議如撫臣指制再下特允所請而分守新

鎮即移駐平越矣是時分守巴渝劉公世賞爰卜平
越城內隙地丁癸向吉選經歷劉信千戶陳策王朝
彥董厥工繕造于丙子十二月構豎于丁丑三月完
美于戊寅二月堂廡扉署門楔階除攸躋攸寧有倫
有序劉駐兩月捧表入 賀擢廣東按察司副使兼
萬安張公尚大至巳卯清平戍卒迫苦于募役置郵
羣鼓譟倡亂張夜聞變亟馳檄遣人撫輯各戍卒隨
定是時微張駐平越清平事幾殆張致仕今晉江黃
公德洋至謂行省分立操論之籌慮經始之勤勞不
同于尋常興作欲刻石題繼至者姓名爵里虛下方

侯來哲俾清平孫生應鰲記其事孫生曰凡公署有
題名將覈治蹟垂標準備徵文獻稽實功令抑亦特
觀者按評品而彰鑒戒之旨咸寓于中茲所營拓已
見部使善審畫不丹具吾聞物聚則好醜形事比則
得失辯人並則賢不肖判異日士民睹斯石口誦而
手撻曰某裨益邦域某遺愛在人心有去思某節概
當名宦則斯石非特分守諸大夫考政鏡德之林寔
一方所繇視為甘棠蔽芾勿剪伐敗拜之具哉其不
然者士民之殺也彌溢甚直道載而行之余固不能

私不敢私矣

思石兵巡道題名記

副使張斗

我國家畫天下疆域列為十三藩臬以總理庶政而又分隸各道守巡異篆持憲節以彈壓郡牧秉公道則又視地方要害專勅符假事權以故生於奪懸于掌握利病安危捷于呼吸則其職豈不重哉顧有建置則有題名紀其姓名里邑暨歲月蓋將因名以稽實非徒遺實以徇名昭黜陟往垂懲勸于將來其典刑儼然在也貴黔自古方秦漢來羈縻而已我皇明統寓永樂年建藩臬二司與都司鼎峙將以中國之治治

分清軍等十道內外相維而思石兵巡邊
仁郡與總鎮提衡而治銅故介在一隅實川
種苗賊淵藪出沒不常動輒千百成羣大都
斃蒿目而視矣說者曰方今海內最驚難
虜耳近倭夷聞白亦稱兵驚犯此何有于苗
云難之也噫是不然內外異勢安危則均強弱
難易相埒何者南倭北虜偏近輦轂故視宜
重而服一帶獨非天朝赤子乎不知被其糜
毒者數年來幾千萬命也假如播酋包藏禍
岌岌矣此何可以內外視也禦南倭北虜知

兵糧饒足且不吝封爵重賞以慰之而此
哨以數疲卒當其鋒且其倏來倏去疾如
絕嶺走如平地其視南北之水陸河懸諸
易耶而諸材官豈盡無忠勇以顧効死
蒙爵賞者曾有幾且懼三尺尾之矣此
易何如哉而若之何其不難之也銅苗故
節鎮思南則遠矣守道駐劄銅仁則又
道張公克家兵道應公存卓灼知其速且
知其難且不易也上議而臺更置亟勅
文舒公應龍巡按老公在題詔允其議萬曆

勅改驢馬於今又越十餘載所視為傳舍未嘗
則曰不有題名奚以示鑒不有勅石奚以垂
一缺典也以前不具載爰自方公以衣至不
員哀其姓名等而紀之石且為之記以永其
職誠重矣事誠難矣顧受職而考成者明正
圖難乎其易者蓋臣之分也精白乃心畢
塵消氛滌與南北屹然中外鞏如庶為
之職昔賢伏波孔明忠勤在望蓋不難事
司馬溫公題名碑記而某忠某佞某賢某
訓未嘗不竦然掩卷嘆曰此千古為臣之

妍媸以銅鑒淑慝以人鑒語不云乎名者實之實也
此又題名之意也

總兵府題名記

巡撫湯沐

貴州古西南徼域入國朝來諸司駸設然漢夷
處而兵革之事視他省每厘歲議故

祖宗于欽命撫按憲臣之外復專命武臣一人以鎮守
之誠欲其控馭百蠻節制諸屬以奠安軍民其任不
可不謂之重且艱也顧視夫承事者奉宣對揚之
否何如耳歲嘉靖癸未濠梁牛君桓適承

簡命以僉都右府來視黔居無幾凡在法制舊所未便

暨未備小者立變大者徐議人方有改觀易聽之美

一日達視治第巽然曰防閑有門矣聽決有堂矣寢

食有室游息有圃矣何歷任者獨無題名碑耶今將

何所鑒視抑何昭示于永久乎乃亟考撫徃牒僅得

十九人圖欲立石以識其職氏履歷缺者候而來者

附焉間以告于予且屬記之予惟前者後之倡也名

者實之賓也昔五代王彥章氏嘗有豹死留皮之喻

終以鐵鎗著號而况秉鉞坐鎮豈無去後之遺者乎

司馬文正公當宋中朝亦有諫院題名之刻則夫啣

命萬里司命三軍其風聲政績之在當日者某廩某

某勇某怯某仁明某昏暴能無逸而異議耶是據也
辨取舍之分也以今而視昔以外而視內牛君之
之舉質之于時于分于勢夫何不宜哉且牛君之意
固將視其可否以為勸戒也然後之視余猶空矣
昔而其所可為具者蟬聯瓜代與有責焉又不得
于牛君之一人矣予于牛君世有講仕地恆相遠
其他日必能奉對宏休建樹偉績亦聊以自慰
時鎮守太監楊君廣巡按御史陳君克忠臨別而
之故不辭而為記

都司題名記

都指揮王聚

貴極寰宇西南之極天文實沈井鬼起於襄陽以故
俗朴而夷古昔號為窮荒至近代始用羈縻方輿之
之詳矣惟我 皇明受天顯命括履載以爲海峽是
都指揮使司于茲以當一面之重控制諸夷而無緩
之所以成帝王大一統之治示天下以無外者也司
之官制三等其正曰都指揮使佐曰同知僉事同官
備恭以勤王事使夫 皇威遠播而疆場清寧我武
惟揚而軍民安堵此其職也故在

祖宗時命官必自宸衷又從而簡任之蓋以地遠人夷
難于治理故也由是以來殆將百年而前蓋慮其時

宣力効誠上裨 王度下衛生民惠流于遠久而不
息若馬公燁之開邊立衛程公暹之區置蠻戎顧公
成之奉天靖難余公鎮之重建公署以及近時張公
銳之為政知體張公任之奮勇服遠皆方岳之表矣
嘗以是結 上知登世延階都府享有侯封未易悉
數雖其英聲茂實猶在人耳目然歷年茲久文獻不
足將無以聞于後聚辱是官深愧無以負荷惟用
惕邇因司印篆文久而磨剝請更得

頒授新章實增感勵允政之當興職之當舉者咸
行之景仰前修立題名石刻示永久且寓勸懲焉

惟夫人負才氣百歲猶瞬息耳其能與天地相為
久千古之下使人想見而感慕興起者其惟名乎
然名者實之表也今將題其名矣將不自勉于後必
有指而議之者是用紀歲以告諸同事相與進退忠
勳以圖振後光前毋但恃乎名之可久而不畏乎人
之議也

八番順元宣慰

元名
為貴州都司

題名記

元副使范匯

八番順元相傳為夜郎牂牁之表殆古鬼方之境
歟蠻獠種落雜處叛服不常是我國土葉猶也
諸部悉歸順始置宣慰使都元帥府總戎以鎮之

更貴州為順元屯駐城中領萬戶府一鎮撫司一
安撫司十長官司五而順元思播三宣撫地皆聽
撫鎮其任可謂重矣然而四外督土官相襲毒者
爭則境內寇奪乘釁道路欲塞又外連南詔曠徼
兩江溪峒侵削闔閱往往有之閩政相弛即或不
虞故官於閩府者號稱才難至正十年秋宣慰使
都元帥完澤公以省臺宿望仁勇無著澄政未幾
月號令肅然旌旗為之出色于是紀綱立法度行
百廢興而太府未有題名之石實亦缺典何以
勸懲乃命立石屬余次序而題著之將鐫刻以

貴州通志卷三十一
三十一
來者于無窮及考諸聞見始自開闢以迄於今
於邊政之得失才誦之崇卑則人心公論在將廢
指而議之可不懼哉

貴陽府題名記

知府李漢

貴藩省會故無郡治隆慶三年己巳徙附郡程番而
更置之其事則憲伯緯川馮公記之詳矣初貴之列
郡官不必備因其簡也茲郡附省事務稍劇則官聽
具列焉意重首郡耳是年孟冬予承乏首蒞其事察
來以次而至又逾三禩制度漸備駸駸然與內地相
埒矣僉謂立石題名制不可缺知其顛末者莫予若

當自系數語以弁諸首予則何言哉嘗聞今之郡牧古刺史職也宣德達情輯綏糾正百責萃焉矧辭屬省治諸當道日臨之賢易知否易訾且又創置方新紀法未具處軍夷之雜擾無州縣之聯屬居是任者其艱理之勢較他郡豈不倍哉思其艱圖其易謹厥始慮厥終予固不敢自諉亦不能不為同事及將來者望也於此而不有以紀之則稽覈無資監觀無據矣於政治何裨乎夫知官秩之不可以無紀則當思紀之不可以為易使其純然而可為後人之觀法也則於斯石為有光矣則凡所以守身與物之間用人

行法之際固哲人之所擇也克是心也則自
當必有瑰瑋卓犖之才以開大其治懋建侯
績成叅遠能邇之功易夷俗而婉中州重光
非記之所能盡者矣今日之記豈徒秩官
著鄉土以為一時之榮觀爾乎同寅諸君以
然遂命工刻之

晉安州題名記

郡人邵以全

不佞以仁嘗攷周官以五等建邦于時蓋
十五國其地之廣者不越百里秦羅侯置
所由起後世因之竟不能易則勢使之然

太祖高皇帝疆理域中為府者百四十九州二百一
八縣千一百有五州地之廣者數百餘里視古侯國
且倍之州之從事即古諸侯之職也夫諸侯以世
為禮無所用名故春秋無名諸侯若郡縣長貳代
四時運而不積苟無所寄以自表則凡功在社稷
及生民者亦將泯然無聞于後是名之不可已也
安古興古地 國初置軍民府永樂中改州
其民夷其俗朴而衛之弟子員亦惟州約束是
國軍民之所共待命待教者也舊未有題名是以
大夫名氏泯泯焉會今 上軫念邊計可大中丞

公侍御毛公奏遷治入衛城而郡守劉大夫躬任
費多方經畫四閱月而告成詳在學憲吳公記中
而大夫又曰題名亦烏可終已也乃勒石左介而屬
不佞記其事不佞聞之名者實之賓也彼其負不全
以敗名者下也違道以干亟人知而名者耻也孔子
曰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行者也民心合則不譽而
榮民心離則不毀而辱四境一守佐守者二幕守者
一昭然若揭白日而陳于庭固有目者所共覩有手
者所共指也夫上之視下也若處明也下之視上也
若處暗也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明見

中區事先王之畏民唐時是物耳考之郡藉詢之父
老若陶梁之撫字袁黃之清廉徐之剛介以至蕭之
鎮靜蘇之振作賴之貞純固守之表表者然要之名
實合一功在社稷則自不佞有知惟劉大夫一人而
己大夫屈普三稔百廢具舉清糧餉則發數十年之
隱弊簡卒伍則驅千百十之麀食利無不興弊無不
革善政之在民者更僕未易數也而遷州一役則
其心之獨苦而功之最高者以是名于庭然後人
傳而興斯銘固不朽哉故書之以為記

貴陽府類

貴陽府新建儒學記

巡撫江東之

明興二伯年來聲教丕隆蒸淪翔洽詎惟函筆筆賦
窮蕃荒服亦胥漸被蓋家絃戶誦其磅礴應朝有美
黔中古西南夷地自

高皇帝闢乾肇造後遂得列爲藩服雖治雜漢夷乃首
司庶政概眎兩都諸省有差無異而貴陽尤整
首郡故牂牁程蕃地更始於

穆考御極之三年明年秋始設學如

令甲一時規恢未備姑就陽明書院改署明倫堂

貴州通志卷之五十一
士弟子員講業其中若

聖廟賢無所為者禮

也者則第因宣慰而貴陽附焉夫使邑學隸府屬
儉制豈其改郡改名而於弘風訓典之要地碩讓而
未遑耶大都崇儒表正在 朝廷作興備舉在君

而盡制備物又自有時為之耳萬曆甲午春當事者
始興創建議遂於會城門北得吉壤焉昔為蜀行都
司今割入黔儼武修文寔稱逸運園山川靈秀所鍾
最勝之遺而都人士所注念已久于是鳩率紳耆
始告成亦閱三年於茲會余被

命撫黔下車首謁 宣師瞥見廟貌鼎新丹楹刻楠雲

鸞翼屹怪而問之乃知昔也有待今始考焉時乎漸
次莫或亟之余徘徊凝睇自公官以至堂奧若兩廡
祠齋園橋亭閣悉中程度且也地不煩改闢用不傷
公帑民不廢時務制不踰泰靡問誰贊助則分藩郡
邑問誰經理則更老薦紳而黌序之能事畢矣獨而
牲之石缺焉未立先時劉郡守帥諸生謁余於惟是
學閱廿有餘歲而始一建前此兩臺諸公及瓜屢矣
頽適觀厥成乃在今日信非偶也願先生一言記之
余謝不敏居有頃會用師高若監司詹君梁君以捷
奏於是督學沈君入而申之曰詩言既作頹宮淮夷

攸服先生什倍倍才蠢茲苗醜不貳于淮獻之訊之
行且懷好音也先生終無意乎余謂黔即古羅甸國
鋒捍時起七萃聯鑣上之覽穰苴入彀者與燕趙爭
竒亡論已方今

聖天子右文教他藩于制科以加額請特於黔

詔可豈以諸士異采爛辭緣飾儒術為足多亦以夷方
秀出於民鏡檢所歸從今月會旬修蜚騰茂實中原
文獻未之或先斯 聖謨之訐也士生斯際千載一
時茲廟貌已新適逢其會諸士仰而思之將何以據
所學而不負吾 君也矧諸士之先皆來自舊柳

稱故家遺俗藉以遠近效外原採用夏之權向之操
掌而譚據梧而吟者又東越講良知故館諸士服習
已深即令學舍移而中有不移者使處爲孝婦出爲
忠良胥自翱翔書囿間養之語云堅樹在始今之時
也是謂卑之無甚高論若猥竊而附于魯頌之末則
余豈敢人抑有言夫子居夷浮海之思後先孰能而
文在公獨謂浮海之言千載始驗于瓊崖爾諸士亦
能誦法惟勤將與諸章縫相揖讓微獨聚燕趙諸
貴貌其鄴魯矣居夷之言旋復驗于黔服瓊崖云
哉沈君拜手曰善述謀之劉郡守而勒之于石

宣慰司儒學記

尚書王直

皇明受 天明命混一海宇其所以教養斯民之用
 聖人之道故雖荒服之外裔夷之區莫不服詩書禮
 禮義治化之盛蓋自唐虞三代以來未之有也貴州
 去京師萬里實古荒服之外裔夷之區也德威所至
 無思不服 太祖高皇帝不鄙夷其民既設貴州宣
 慰司撫治又欲使皆復於善詔立學校以教焉由是
 貴州始有學蓋洪武二十六年也學在貴州城之東
 北隅有明倫堂堂前闢四畝以為講肄之所而未有
 廟洪武三十五年貴州總 倅金鎮湯清始為大成

殿翼以兩廡奉聖人像於其中群賢陪位以次序列
春秋嚴祀行禮有所繚以周垣前有櫺星門規模備
矣然兩廡猶草創永樂十六年

太宗皇帝綏靖南服郡縣其地置布政司於貴州以統
之又設按察司以糾夫治教之不如命者布政使薩
廷瓚周視廟中嘆兩廡弗稱乃取材新作焉歷二十
六年凡三繕治而後廟學始完美如制今又一十有
六年矣其櫺星門日就頽仆廟廷殿址亦有塌然圯
壞者副使李睿自昔叅議貴藩暨轉今職嘗有意修
治適監察御史楊綱巡按貴州而睿與之圖於是參

將都指揮郭英按察使林坦副使朱理僉事盧仲誠左布政使易節左叅政嚴恭右叅政顧理右叅政汪泳皆捐俸金以舉事而都指揮張銳洛宣侯理來任張景宣慰使安隴富宋昂暨訓導王訓各以貨力來助乃伐木命工重造櫺星門地之圯壞悉以方石砌之凡瓦磚有破缺者藻繪有漫漶黔黑者皆整飾華好又建尊經閣於明倫堂後以藏

朝廷所賜五經大全諸書其左右別置十室以爲藏書作石塔二於堂做唐進士題名雁塔之意有自進身者則題姓名於其上以示激勸作二石柱於

星門內泮池上以爲之表經始於正統八年六月初八日而以正統九年七月初十日訖工向之敝者著易而爲新昔所未有者皆有焉高明壯麗他學莫先也嗟夫學校教之地也其所以爲教者則因人固有之善而明之也自夫倫慤之大以至事物日用之常使必循其道而皆有得焉由是發而爲文辭雄而爲事業然後教學之功成貴州之入職方久矣

朝廷教養其民一切不異于中州今諸君又大新廟學諸生之游于斯者仰聖賢之德容而興其向慕之心誦經傳之微言而致其學問之力朝夕不懈以迄於

全功則庶幾不負乎此若徒飽食逸居而巳不存
于心哉屈君伸來京師求予記故記以告諸後之學
者

重修宣慰司儒學記

大學士費宏

學校之設擇秀民群處其中而以六經之道訓而迪
之蓋欲其明大倫崇正學惇治體標化原以成君子
之行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以收正朝廷治天下之
功而人才之盛衰俗化之厚薄恒于是乎繫實治道
之最先且急者我太祖高皇帝得國之初即詔丞
下郡縣建學立師以興起文教貴州雖遠在西南為

禹貢荒服之域而宣慰司之學已建于洪武甲戌前
禮殿後講堂旁為齋若廡而外表之以門且如法式
景泰間御史楊綱副使李睿嘗因舊而增修之則其
建尊經閣於堂之後育英堂於閣之前翼之幕室以
處諸生之講肄者于是乎規制大備而為國作人之
意益以廣矣百五十年來此邦之士往往以明經取
用齒于內地豈非以上之聲教所及既遠而下之
勵又得其人故耶此者閣日就頽而所為育英堂者
僅存其故址御史江君汝器以清戎至見而嘆曰泰
秋大復古古之不復可以為非吾之責耶謀于鎮守

太監楊君廣巡撫都御史熊君子山總兵官牛君永武巡按御史劉君器重議既允協遂卜日鳩工而從事焉堂與幕室皆基構如初閣故二楹今增而六矣已而撫按復用僉事趙公淵之議併建神厨及祭器樂器二庫從泮池祀鄉賢凡位著名物之有關於學者罔有弗飾經始于甲申之秋七月而以乙酉之冬十月乃告厥成其材與力皆江君以罰鍰給之而勞費不及于民其董治則布政使梁君材按察使于君鏊其而議則布政使楊君惟康按察使徐君讚叅政

鄭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舒君表潘君鑑王君浚食事揚君薰成君周劉君彭
年而都指揮顧侯恩劉侯麟亦皆與焉此者鍊鍊
記在易之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傳曰終則有始天
行也蓋興壞相仍亦事物自然之理然當其壞也苟
不更新以飭乎其始丁寧以備乎其終則已壞者不
可復興而已興者且將速壞豈君子振民育德之義
哉諸君子茲學協志畢力易故爲新而又欲紀叙
之庶幾久而不廢何其勤耶士之藏脩于此者其
念學殖之不可荒而聖賢之道非六經無所藉
取遺編而玩之精思力踐卓然以天下興才自

由是進而爲百執事公卿遭時之難
尊主庇民脫弗遇其時焉猶必使節死義以
爭忠孝夫然後無負于今茲育才報

國之意矣若徒志于青紫買櫝而還珠則闕之所養
堂之所育豈端使然哉

司學鴈塔題名記

司業趙堯

正統六年冬貴州按察司副使濟寧李君
命徑按是邦至則宣揚

聖化懷柔遠人人用嚮服乃益修孔子廟學以教化
而貴州宣慰司之學寔惟諸州之望君子與

意時按察使莆田林君坦

不鹿朱君理命事

南戴君誠左布政使宜春易君節左參議錢博放
恭左右參議顧君理汪君詠聞之亦皆以爲我
所當爲各出俸銀以給土木之費而各不吝
帝肇慈恩故事考求是邦歷科鄉貢之次第
名歲月刻于其中凡有善行可法又被顯擢
有所感發否則有所儆戒於此可以勸世勵俗
係甚重非他題名可比謂宜有著述可以昭示
茲以書幣至京師詣予請記予不得而辭惟
爲南苑推髻丹裳之俗雖唐虞三代之治不能

由是進而爲百執事公卿遭時之難雖保仁壽
尊主庇民脫弗遇其時焉猶必保節死義以
爭忠孝夫然後無負于今茲育才報

國之意矣若徒志于青紫買櫝而還珠則闕之所養
堂之所育豈端使然哉

司學鴈塔題名記

司業趙堯

正統六年冬貴州按察司副使濟寧李君辱奉
命徑按是邦至則宣揚

聖化懷柔遠人人用嚮服乃益修孔子廟學以教化
而貴州宣慰司之學寔惟諸州之望君子以此切

意時按察使莆田林君坦

不鹿朱君理命事

南戴君誠左布政使宜春易君節左參政錢據君
泰左右參議顧君理汪君詠聞之亦憐以爲
所當爲各出俸銀以給土木之費而各釋不
常肇慈恩故事考求是邦歷科鄉貢之次第
名歲月刻于其中凡有善行可法又被顯
有所感發否則有所儆戒於此可以勸世
勵俗係甚重非他題名可比謂宜有著述
可以昭示茲以書幣至京師詣予請記予
不得而辭雖前代爲南荒推髻丹裳之俗
雖唐虞三代之禮不能

漢唐宋以來不過羈縻而已逮我國家

列聖相承聲教所暨無間遠邇其人始循禮制稱臣

貢咸若采衛之邦而建學立師無異畿甸之內學者

明經登第出而為世用者往往與中州之士相伯仲

然後知 皇明統御之大至治之隆聲名文物之盛

軼唐虞三代而過之有非漢唐宋所能企及

為 朝廷耳目之司循省風俗乃能不鄙遠遠矣

政以修治學校作興人才為務而於科目之世矣

之如此是不特為一方之榮觀誠足以彰千載

遇也雖然自古賢人君子通今學古亦豈藉此

其名式固將為當世之用也士由是陞于著官入
大廷而顯名大學尚當剴劇濟礪以務求實知而不
欺陸宣公嘗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學者皆
名之士有望焉若夫其詳已見於翰林陳先生
茲不復著同時學士陳循亦有記其
事既同而文亞之故不載

都勻府重修儒學記

提學高

黔南界廣右境為都魯宣德間副使李公
學於城東屬衛弘治六年設府改學隸焉嗣後更其
土者遽加修飭然制度逼狹不足以肄儒生而出
化乃嘉靖乙卯憲副劉公望之鳩材闢地遂既厥

憲副項公廷吉繼之協志贊成
姚本指揮周天麟于戶韓夢龍等
董其後越五歲王完在

廟燕堂齋及庖福之所廢不畢具
聚而樂焉已未春項公遣訓導田
輩以文屬余曰是不可以不記越
君仕麟呈請之益堅重仲泉憲副
記適成詔曰夫人有血氣心知之
六情其意之所動為欲雖幽潛
然試勤之而知榮試廉之而知辱

之而求衣試饑之而求食其欲同也蓋其受形之始
有此生則有此性有此性則有此情故人不能滅性
形則不能以滅性性不可滅固不能去情而絕欲也
情欲之正也則進于君子其邪也則流於小人聖賢
之設教將以防天下之為小人而欲其進於君子使
之去其邪以歸於正然其道則在乎養之而非可懲
與之爭也何者情欲之在人既已與生俱生深固不
拔聖賢欲教以正而急與之爭則彼將見夫情欲之
不可少而以聖賢之教為不可由其不相率而叛矣
者幾希希聖賢知其然於是設為小學之教以養之矣

觀曲禮少儀之所載畧不可以情欲之邪正為言
皆陰授之以去邪歸正之法嘗試疑灑掃應對末
也而先之舞勺舞象細事也而習之此何為也意者
借其耳目之所依手足之所便通其精神之蘊而默
寓化導之機度其念之所必發而順其情以約之於
道先其意之所必動而隨其欲以節之於理使之外
不涉於其事內不肆於其氣聖賢之教不告之以其
故而學者之入莫知其所以然夫然後養之者不與
人爭而被其養者不必上智皆可以為才且良然則
古之造就人才豈不為易生於古之時者豈不樂

必成乎今天下府衛州縣皆有學

祖宗設立之初大率倣古之意使之肄習有常師法有地耳目之無所遷而手足之不得放養其施以待天下之用如斯而已比至於後溺其情於榮辱而動其欲于饑寒父師之所望子弟之所求一科舉之外無餘事矣嗚乎情欲之易流也古者惟恐養之之不至今也惟恐誘之之不深譬如以膏助火決隄潰川將何所不至自非有上智之資卓然自立者孰能為所移乎古今之不相及非人性之相遠蓋其勢然也都勻本荒徼南夷前代為羈縻之國

明興重熙累洽文教大同即遠如都勻設官置學比之內地其諸生中漸涵化育固浸浸然知所向方然限于習俗不能自拔於情欲者亦太率然也諸生其務思國家作養之初意以求比隆於上古之時使天下稱曰都勻之士皆立於教廢之時比之成才於三代者尤難又曰三代之教止及於中州內地皇明之教則盡於羈縻荒服是不惟士有以自成而且以彰盛美於無窮矣此人性之皆善堯舜之可學而至者諸生其勗之哉

國家化民成俗之本不可一日廢者學校是也世儒
皆達於斯乎泮宮作而米芹之頌出學校廢而子矜
之刺興簿書奔走之煩猥獄訟徵科之嚴急視諸始
化本原輕重何如也有能致意於風教攸繫之地得
不深許其為知務乎涪州張侯柱由地官即屢遷而
守思學宮敞扉蕭然茅茨塞道侯始至毅然以修復
爲已任乃節縮俸入悉心經畫新建號舍貳拾楹樂
器俎豆齋厨庖福之屬與凡學宮所宜有者井井咸
備殿堂門廡則易其朽腐而加以丹堊甃甃之工人
舊嘗經是者駭愕於驟見恍乎疑非前日之思郡也

向使不知務而有一毫厭射之念萌乎其初抑何以
得此其賢於世儒之所見遠甚庠生不能忘侯之功
請予記其事夫賢才之用世必有取之之法亦必有
養之之道幸之以庠校職之以師友磨之以歲月誦
法堯舜周孔之道幸夫天性厚倫理克其精粹宏博之
具以振其光明俊偉之業此士之責也於斯道而先
覺焉出以膺民社之寄躬行所學懷柔乳哺之餘興
廢舉墜使士不失其所養之地有司之責也嗟夫學
工之興廢似無預於士士習之盛衰其得恣然無繫
乎人上也哉今吾觀夫思郡養士之地有司之責盡

矣然則為士者蓋

自盡其責耶是為記

黎平府重修文憲記

叅議史旌賢

黎平有學舊矣蓋近中原重鉅哉是黔之絕徼而楚
以西外藩也郡城可斗大藉材官世首相捍蔽而屬
二千石董之非道教之結人心其孰與守顧郡隸於
黔地入於楚黔使曰是絕徼也安能越楚而治楚使
亦曰彼直外藩以虛聲示要約耳故事若御史中丞
御史臺督學監司未有輔軒採風而至稱視學者蓋
是二千石亦任情自廢不則謂城大於斗何從以處
餘佐土木蓋至今而學宮陋且圯越在草莽有日

吾夫子宗廟百官儼然在焉即居夷不謂其陋乎
矣所籍與賢育才之典也袁景從故有聲菽苑問以
尚書即出守輒取橐中金新之於是啓聖有祠櫺星
有門從祀有無名宦鄉賢有祀樂舞有器齋庫有宮
拓未備者十七存未泐者什三諸博士弟子員驟見
而沾沾動色也謂子大夫有文翁之遺焉夏博士邦
蓋露板而以記請博士余里人且去使二千里逃矣
稍銓次其語復之曰夫記也將紀其建置歲月而止
乎抑以諗多士也延景從則既諗之矣黎平非御史
中丞御史臺督學諸監司所不採風而至者乎非藉

材官世首相捍蔽。言行道教以守者乎。而景從至而
遽新之。不以聞。不以帑金請。是不汲汲人知為名高
不言而躬行者也。學之道何以加此。爾多士亦既入
其門。升其堂。彬彬文質兼美。儻亦有他岐。不惑屋漏
不愧稱積學博聞者。若而人有行先其言聲。副其實
以出處為時重輕者。若而人異日且有辭於景從。有
如忽躬行而鮮實際。汲汲然求人知為名高已耳。將
圯陋且移之多士人亦遂得以靡莫絕。微陋之即百
景從若多士何故願多士亦自新其學而已矣。夫景
從以身教而博士欲念以言教。毋乃左乎。誠為申其

說若此而博士又謂景從多奇氣諸所發繆繩糾健
士有寧宇且當與學宮同不朽云余往於臬稱楚僚
頃又維藩於黔誼併得附於採風之獻故及之使歸
而鏡諸石袁名某閩人前戶部郎中司理趙名某蜀
人諸建置歲月及受計自博十邦而下具列之碑陰
普定衛儒學記

廖駒

我朝有國薄海內外日月所照悉主悉臣郡縣軍
衛罔不建學文化之盛古所未有也普定衛肇自洪
武辛酉其城郭夷坦物產富庶甲於他處宣德癸亥
憲副李公霽先任貴州叅議時卜地於城東始建學

舍乃者燬于火豈惟諸生失講習之地而吾夫子神
主亦假寓道宇可勝慨哉正統戊午夏僉憲屈公紳
廉問來茲祇謁文宣喟然太息乃偕鎮守都帥顧公
勇及本衛指揮王斌等躬造舊基相地度材鳩集百
役復經營之既而工告成於是棲神有殿會講有堂
肄業有齋自廊廡門墻以及庖舍溷溷無一不備者
經始於是歲夏五月戊子落成於次年夏四月壬寅
規模輪奐絃誦洋溢爰命駒為文刻諸堅石圖示永
久竊惟是邦昔在荒服之外民皆夷獠風氣習俗不
類中州今則後服貢賦一循法度衣冠言詞漸同中

貴州通志卷三十一
華是雖 國家政治之隆抑亦教化之所資也與柳
柳州謂仲尼之道與王化同遠邇信夫然則學校之
興舉烏可後哉李公屈公之用心誠知所先務矣諸
士子以俊秀而來學者尚當以風俗道義為一身之
任則鄒魯夷壤柱石世道之慙不多遜于昔賢而
朝廷建學之意與諸公今日之殷勤締構者皆不孤矣
是爲記

畢節衛新遷儒學記

郡人劉秉仁

自古建廟以祀孔子之聖與配享之賢必據形勝地
燧照臨秀特而後端方奠位以嶺山靈仰休運毓也

故自江而浙吳而閩才僞茲極。先聲孰聞。人
傑地靈不係於山川者乎。我畢命舊文廟在衛之內
而衛輳迤西之衝山峙川流。皆城中土。先是巴縣沈
公慮青錢之不選。卜廟堪輿。改朔東城門外。已而構
焉。歷伍稔。卒兆兩鳳鳴於丙子庚卯午二科。又如丙
子已前之故事。信山川之果足驗歟。改建之未盡善
歟。迨辛未休。盛胡公宥以直指。翫體改之。臬憲蒞此
甫下車。首飭博士弟子員登壇說義。訂會仇文。念修
途萃。律書值倍。徒廼慷慨出。平日所製文。所解四書
所約通鑑。諸部復捐已廩數百金。以支梓費。俾學者

有指南而兼廣 聖天子用夏變夷意刻甫竣公亦
從事徙廟奈何以齋奉行以會

天子檄下卜壽宮

伯知公善堪與奏進公隨卜即

當上意被渥齋以還集博士諸青衿氏曰予始知
廟址弗善廟之右山百步外隱然有正穴賓陽旋而
位焉徙此則若方人文自陲陲舉矣若不然若決之
於神謠青衿如言而偕禱得卜卒與所擬協吉纖毫
不爽信乎文章非公何以知正宗山川非公何以知
正脉公實開之神其應之何影響之若是也於是公
首割餼金百兩值仙居弘齋應公存卓視事分守之

初亦忻助以俸駐鎮別駕王君之經亦設公八十金
有奇他如武弁佐幕而下切相鼓動或獻之楹蓬或
輸之錢穀或負之甕甕或奔之役力不告帑藏取給
無具犖工於甲申始春闢基葺址移東就西凡木之
朽者剔之堅者仍之黝堊丹漆繪質交輝殿祠崔嵬
廊廡周旋明倫齋踴櫺櫺廠廠儀墀泮級各有規成
身不數指俄然告成於孟夏之終也觀者咸曰工妙
師般之神速而廟得泮水之攸歸者矣師生感甚胥
謀貞珉求公功德廩生熊子一麟常子經者將博士
田嘉頴之命遠請予紀竟不容以不敏讓乃白表建

學所以表聖賢道統之傳俾所學者有以續其傳於
不朽也固求聖賢於千載之上以端其嚮道焉所繫
不已重乎夫知所重而請也爲己之學也廣其心以
濟之也爲人之學也顧爲己之學盡而後可以施之
於人施之於天下國家統是矣二三子何拳拳貞珉
不忘爲耶唯是不忘所惠之書所譬之文所說之義
身體而力行之以應公改學之嘉運由此而家而國
而天下出也知忠入也知孝振起於海內矣何言乎
江淝吳閩不伯仲角藐哉斯之爲報不已多與矧公
文章山斗堪與上乘業已重於

當寧畢節迤西經此壁指人文信從茲昌熾如左券云

永寧宣撫司重修儒學記

郡人陶心

永寧古為蘭州地其學自元已有之而重修於
國朝洪武之四年紅崖諸山爭妍猷秀疊翠如屏二水
合流襟帶於前雲影天光四時輝映而此學獨據上
遊蓋勝槩也靈鍾秀毓豈終秘之而徒泄之耶士之
出乎其間英偉秀發歌鹿鳴而對

大廷者科不乏人謂非茲學之助不可也獨惜夫規創
未備久寢頽敝已百五十年於茲矣大成殿雖一新
於藩叅鉛山費公而其餘皆未遑也頃歲芒夷禍

參戎成都何侯適以文武才畧薦受節鉞聖書
茲土謁廟至學感而言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
先聖教也學舍至此其何以為文德地耶時雖
進剿不即及此而心則惓惓也既而南征凱旋受成
獻馘復至於學則又嘆曰托之空言吾之耻也遂謀
諸同事參藩毛李二公三憲胡歐舒公議論先令
請于都憲王公熊公侍御馬公鍾公給公報之助者
半餘費悉何公白經畫之不以煩民也於是下吉鳩
工百役具作以指揮石鍾宣撫奢爵董其役以千戶
丁祥李本土舍王鳳鼎任其勞首撤明倫堂之齋而

更新之厥材孔良厥度維章次之為廟廡為戟門又
次之為齋舍為解宇巍然煥然與學宮稱惟孔廟雖
仍其舊而椽瓦之更垣楹之飾視昔則有加也當工
師求木以未克是慮會一夕大水而梗楠之順流至
於學官之前者以百數計噫天其有意於斯乎抑何
公之誠有格於斯乎不然則此木胡為而來也學官
之解舊缺其一因謀地鄰而加闢焉且并地界而置
垣之外樹以栢周環堅壯宏麗而學之為制於是乎
備矣經始於嘉靖四年夏四月吉凡四閱月而厥功
告成視昔之卑隘狹陋不啻倍蓰於是教授郡縣

訓梁偉器廖球鍾岳合生徒請予為記予聞諸先儒
有曰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
下有風俗是故學校者教化之所自出土人者學校
之所預養廉恥者風俗之所感化其為地重其為道
大其關繫於世教非緩且迂也惟我

太祖開基首建大學即詔天下立郡縣學其視漢唐萬
不侔矣 列聖相承益崇文教及我

皇上御極以來重幸太學尤加隆焉故一時文臣武將
凡得於觀感者莫不欽承 上意內外靡然從風是

何侯以戎政之暇協群公之力而茲為泮宮之舉也

於戲賢哉雖然振作存乎上立教存乎師非而習之
存乎士激勸興起存乎有司惟茲泮宮一新人心奮
勵為師者知所以為教乎為士者知所以為學乎為
有司邊鎮者知所以獎勵學校振作士氣乎問俾何
侯專羨於前也誠使後之為師儒者不在於粉飾威
儀而在精明模範為士者不在於口耳訓詁而在於
躬行實踐師以是教士以是學日新月盛蘊之為德
行發之為事業持之為節義足以明道足以濟時上
不負 明天子育養之恩下不負有司作新之意斯
余重有望於士與師焉否則且有愧于何侯矣因為

之記以表其盛云

銅仁府聖像記

陰子淑

銅仁府前二江會流間有巨石焉屹然其中前代
事者作銅人像夫子及老佛為三教立其上廟祀
化夷民其是非雖未辨而意則善矣因呼此岸為
崖其地銅仁設長官司治之為銅仁大小兩江筆
軍民長官司入

皇明洪武初改銅仁長官司時長官李淵遷銅仁于
岸左峯更其廟曰銅佛寺是以三教皆佛矣既施
人有疑銅人為金者乃舟載夫子像以述適天

沉於江求之弗得意。夫子在天之靈雖不鄙厭夷
方寧不惡其是非。又混害吾人心。故爾耶。永樂十
年。並思南宣慰司分其地為銅仁府。正統末。長官
儀再整夫子像。天順七年。李溫乃易以銅成化初。李
椿繼之。重建殿宇。扁以舊名。而銅人則咸飾以金。
煌耀目相沿之陋。至於此無足怪者。子淑常巡歷之。
銅詢其故而恨未之改。今弘治壬戌九月。再遷至此。
以念日。首詣廟寺。謁夫子像。觀其首。雖幅巾。而尖
削。衣履則若朝服。然而立老佛之左。即日命。鑿
石為材於大成殿後。建燕居所。廿貳日。奉遷。夫子像。

於其中既告以文命工稍復潤色為坐像而幅中深
衣儼然申申夭夭之氣象而如其上焉一時官吏
及庸人孺子奔走競觀者填市塞巷咸躍然以喜曰
今日纔是也然則人知其是非久矣第無敢改為耳
嗚呼 夫子天縱之聖大與天同非畫繪所能像也
非文尺所能窺也自今觀之凡學其學者雖地有華
夷人有賢否罔不因其所得之淺深而見於日用之
間於父子也相親弟兄也相宜朋友也相和相信
皆循其矩則而不踰其出而仕必忠上愛下趣事赴
工以圖稱厥任間有輕富貴重節義視死如歸者

歷可數何哉蓋由夫下之效亦惟知其必如是而後是焉若老佛之指空寂為宗以是為非惡能致是而亦惡能彷彿其為一耶乃以之並於夫子不亦謬哉時與改遷之謀長官椿也椿不惟不以疑沮而且亟力成之可謂賢矣

貢院記

巡撫吳維嶽

貴州古荒服也虞帝北而不蓄殷宗克而未化秦漢以降逞則瀕洞順亦羈縻無定疆無恒賦至我

皇明混一寰宇幅員盤薄際天所覆寄象觀譚殊俗風貴州遂登輿版籍尋設學校興冠裳俎豆之儀

貴州通志卷三十一
武甲子天下開科取士貴州附雲南試焉永樂乙未
貴州始樹藩臬大吏建省等內地三綱正四術崇文
教寔明如啓牖巡撫都御史鄧公廷瓚當弘治改元
甲寅以貴士日軌又虞經費難給也俱報罷然貴士
間然而章無可壅闕

今上凝命中興盡倫盡制改元取義于殷宗體道接
統于虞帝澤洽威暢古所不蓄而未化者咸入
涵濡陶鑄之中而又製

教一歲五歲註布諸司儒誕宣正學雖躡蹻巖穴之夫
罔不喁喁承德而貴士引領開科於奎璧之始而一

副其碩者愈切。嘉靖庚寅有給事中田秋者復囊跡為貴士。

請宗伯檄撫按議對踰五年乙未巡按御史王公春具奏貴建省設學校養士歷百五十餘年文藝之往昔十倍諸士就試雲南苦于道路瘴癘盜賊日度地得西南隅甚勝美所需金營建三千四百有奇校試一千二百有奇檢藩貯羨緡可辦夫士盛既足為科而費復易措開科免諸士跋躄異費直令益感 恩勵學力追中原文教而山谷黎民亦欣欣願觀賓興盛事以仰讚

貴州通志卷五十一
聖化之成從秋議便宗伯因覆言事與時皆可乃荷
俞行限取士二十有五歲臨丁酉火麗金方運屢
貴州遂專試典諸士驚翔豹變彬彬以升放榜會
有龍見之祥次年敷策

內廷拜秩者四人又踰十年丙午巡撫都御史王公學
益巡按御史蕭公端蒙念貴士愈日盛

請廣解額獲益以五總前後符河圖地數而湖廣有儒
橋等五衛者錯貴壤而居先是撫按相宜于癸卯奏
允以五衛士附貴士試至二公請廣額亦舉為詞云維
嶽不類祇從教士而御史部公光先以巡按至是為

甲子復當大比士相與周視棘圍竦密巒巒左逢溪
環如帶既美其地之勝而有待頌碑則缺焉表官
州鴻濛弗論即有虞迤昭代三千六百余年甫
芥晦冥就官吏政教起為屏翰揖讓之區又將二
值我

陛下崇文顯俊沛仁義禮樂之化而闕科增額
閩朗將與中原相雄長頌

盛典者述且邊裔鮮掌故者歲月漸久素簡易
創議成事諸或泯或湮藉所或廢及續而
因坐蒐史續採其事而後核以志之如此

文王棧樸篇思皇多士維周之禎而本支百世傳
為期壽考作人仰以為頌而漢祖肇祚命叔孫通
朝儀魯有兩生謂禮樂積德百年始興拒通不
兩生寔魯聞道士計時非累洽韞器自安噫周士之
樂有世育以顯今聞以律魯兩生固幸不幸較
貴士生今日共際 熙運沐浴潤澤專途而進
四方固宜爭相濯磨自慶遭逢踰兩生甚遠而思
成于濟濟我我之列也哉且余亦以下國舉于
競傳言貴州開科事輒內喜脫跡與潔之年
拔越今幾三十年而來為之記貢院廣堂崇樓

內外離文供事諸廡舍遠後軒前左右翼次並如格
而石梁橫門堂賓筆嶂尤擅具瞻之雅惟監臨署
儼至公堂左舍提調監試二署于堂右今即舊署
稱監臨署而以舊監臨署為提調署規模
整云

新修貢院號舍記

左布政王來賢

國朝舉士于鄉初貢院闈省士三試之所以示
之公嚴內外之防也院有號舍故諸生操筆處
翼分密若櫛比苟非飭材堅厚則無以蔽風雨而

永父貴州自嘉靖丁酉始專科貢院建在城南其
小河穿橋西出富江環城東注其山筆峰峭直天
掛空皆蒼翠可掬誠煥然巍然矣第丁酉所取士僅
二十五人丙午增至三十人諸歧足以待進者猶多
也今年甲午復當舉黔士黔士應運而興抱道德工
文詞者稱濟濟焉維時督撫晉江林公喬相侍
御保山薛公繼茂相與嘆曰郁郁乎文哉命鄉紳
曷可以常數拘也乃檄諸司商確遂以加額疏

請覆蒙

俞允增者五人黔士抑何幸哉不佞綜理

事遵例悉從節約故于貢院堂宇門匾不事粉飾惟

東西號舍皆皆木製每年一修費夥而工鉅試畢收
截復虞火患收藏所不盡者悉為假館者薪之尚可
因循如故耶乃籌畫稍定聞于 兩臺督責文武官

易以磚石顧以磚為舍他省皆然惟基以石覆亦以
石他省則不可得今伐石于山去省止三五里而貢
院中掘石二區可足修砌之半其費甚省多矣且是
役始于三月初告成于七月堊計工不過四月餘日
計費不過四百餘金計所得號舍則一千五十餘間
夫匠樂從工程統緒此一勞永逸視他省殊壯麗矣
蔽風雨而垂永久燕幾有賴哉夫諸士踰伏艸野與逢

戶華門等耳藉令鞭弭世路期際風雲之會而

國家掄材之地恒在于斯即卓犖倜儻者流詎不由斯
以往哉自是士類感奮愈衆則額數加增愈多額增
既多則號舍補葺殆不可以千百限已工成與大夫
登樓周覽豈第山川之勝已時執役簾外援筆以記
其事諸與有勞者併書之

義倉記

提學萬士和

削竹爲箸屑木爲香績絲爲網與夫負米裹鹽般柴
運水其爲利微爲事勞也貴州以生儒業之則其地
瘠民貧可知已盡貴之地山陵林麓居十之七而軍
居其三軍戶自屯田官賦外所餘無幾其閭城老幼
俱俟苗民負粟入城郭計升合貿易有不足者出重
息以稱貸於人故苗粟一日不至則饑稱貸不得噉
噉待哺而已平歲如此設有水旱螟螽之灾備戒不
虞之變將若之何往已酉歲侵民之填溝壑者幾半
此非地之貧而備之不豫與頃予視學政欲明禮義

以淑人心然饑寒迫其身俯仰勞其志則不可以責
人於善予為之惻然欲拯之未能也既而思之力不
足於已豈不可以望於人效不見于今豈不可以圖
諸後乃倣晦翁社倉遺意稍得贖金糶粟數十石積
貯于官視諸生貧乏之差而多寡其數以散之不責
其利豐年取其耗二十之一凶歲則緩其期俟稔而
償其散也如挈故物以還人其受粟於倉也如取諸
寄官特為之收斂節縮之耳名之曰義倉噫數十石
之粟其濟幾何然余繼而盡之後來者又繼而益矣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所積彌多所及彌廣此余所望

於人而圖諸後者也使稍脫諸生稱貸溝壑之患則
余之惻然者庶幾有瘳矣雖然一人倡之十人從而
和之則其事可久一人作之十人從而壞之則其成
必速余之是舉常恐積粟之不多也苟速納不積
信不著積者錙銖耗者什伯故是倉之久而無積
胡可得哉雖然即使是法之行盡與士衣食無
余之意尚有違于是者蓋士有各足乎已而無
求人者明禮義以淑人心是也禮義未明人心未
則余之惻然者終懼其不免焉

森文田記

運樞活泉

余撫黔之三月有青衿子數人謁余曰歲云晏矣
食者憂之余惟貧者士之常而黔士之貧則撫者之
辜也乃出廩餘分之所及無幾且非可繼也及身
馮兩公創置學田始獲余心業喜而為之傳本計田
且七十六分以贍府州司三學之貧者二公于諸生
有豐施矣碩每年租貯定番州廣儲倉距省四百里
而遙使貧士躡躑度支所浹差半故郡諸生之無田
者獨未沾成惠耳余令州官俟價以糶隨價設辦
無往來之煩穀收一倍之利是不費之說也第思以
空言移粟人其謂我河固且圖之會屯中瀆出烏當

把路之田若干畝故征已香備餉而今無所用之最
號沃疇歲收米三百石有奇往輸直十餘緡于藩國
而大半肥佃者余以為屑越甚也因念貴陽學宮昔
以講武今以修文烏當之田昔贍戎劍不若贍書
從今衝輶不馳而瑤華耀奕黔雖丹微乎亦知
矣與直指應公議割其田于庠復以三百金置
田以附益之總命之為右文云乃與督學
士之輪駟無取成幼苦心者憫其窮而賑
虛婚喪不舉者急其情而周之博士赴講弟
會文物未備者因其陋而充之數者取之為

公所遺而量入為出裕如也夫都下之重未嘗不
二樓覆者什三什二無藉于資什主已得乎功亦
中嘗不外逼在羸誠之間者十五適之則勢者亦
能道之則惠有不濟烏當并新置之粟雖而城也
每歲試少後而殺其尤者數十人貶以廢棄者
進而語之曰若儲非終歲之計且必以車馬
當其越之音也汝知治田之義乎士之進者亦
之植田坐堂曰茂茂茂致功必有豐饒非其耕者
鋤而去之毋為官墻玷顧黔士多認義氣為德
甚至陵轡上人以取困辱余懼其捨也之田若人

之田而荒于嬉也孔明行于黔者誠子書曰
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多士氣
家薄而志不壯毋以身貧而行不
字守無愆以作藩游竹素以為圖耕
嗟夫柔順之田險躁之藥石也多士
俗其無嗜美疾哉余有進于是者田以養士
其不多士之自養無取于田之多嗚呼
徂也昔夏侯勝謂治經不明不如耕田
經相業無聞買田于涇渭之旁者其
腴至今士林羞稱多士異日以文起

待諸博士弟子師萬馮二公即湯沐與思而為錫類也今雖未離南陽之耕隱然以孔明自期讀張禹傳則曰夫夫穢儒也若將晚已庶幾哉身貴而仁義附焉無負于右文之田天下人文孰能為之右沈君曰善哉言乎遂次其繇而記之乃為之銘曰原田膺膺昔以用武而今已安堵惟士無胡以代其耕而育其賢取武之閒成文之美儲于黌宮以培桃李締之經之公而匪私佇聽風雷起卧龍于茲

銅仁府學田記

李渭

余初識蘇東瀛公於粵之河源河源注厝大都皆以立生民之命云頃以南民部郎出守銅郊圻錯夷獫而處其難治視河源公所注厝益朧焉梓里布

聖諭示諸夷樹苗隘諸營壘捍內地命駕深入不為費給城戍餉食以時不為湜賓祭郵傳劑量減省不為費葺雉堞辟濫泥山路不為擾諸所施設無非為活遐氓計而膠宮才儻充其所造育者銅學宮開以來未有供畝公覈軍民侵隱隴畦六十餘畝復養庶資易民田四十餘畝以食才儻之在庠序者道加稱之余惟 國家造士匪直逢 曳榮遇一

列庶位生民縣令不可指數作育意深矣然士食公
度僅僅四十人餘直附名籍習佔俾待徵時選茲田
佐公庾之未周克廣 國家育才至意而多僑俯食
畝中益奮提修立生民縣命基本庶不負置田至意
矣余異時而言財者民之命也居不求安食不求飽
乃能為民立命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
三者失吾本心欲以立民命何異戴盆望天公嘗過
我川上誦薦紳先哲多渾朴風近靡昭三者窠臼額
蹙然有力挽意此則公立命基本而多僑知此則公
之教與百畝田並傳矣

祠院類

改建陽明祠記

巡撫阮文中

昔陽明王先生以糾論逆瑾謫居貴陽之龍場者三年始至居巖箐中日與夷犵狁為伍於是屏徒侶絕書冊盡棄昔時仙佛之見畫體而夕思之已而忽悟吾心本來之體與古聖賢無殊中夜躍然不自知其手足之舞蹈身之夷落也而道德之奧經綸之業咸于是乎基焉貴陽舊有祠而書院祀先生既而遷徙靡常僻在委巷中予奉

命撫茲土祇謁祠下嘆曰此豈所以妥先生靈者哉

司府為改建之于是方伯蔡君文憲使馮君成
其議命知府李濮等董其役擇軍門前左空基為之
而增以民居出贖鍰為修理費前為享堂俱六楹前
後左右翼房各四楹前為二門又前為大門樹棹楔
於通衢扁曰陽明書院迄幾月工告成予乃諭于衆
曰夫上德而右功者非天地之道乎崇德而報功者
非人心之良乎惟先生之居龍場也不獨悟徹微旨
而功德寔表表可見惟時土酋欲滅驛館變百羊城
規阿賈阿札等擅兵為地方患先生徐出數語以利
害喻之其言輒中肯綮乃竟落膽而不敢萌僭

念數十年來貴陽賴以安堵者非先生之功遺之耶
始貴人士從先生學先生群弟子日與講明良知之
真聽者勃勃感觸日革其澆漓之俗而還諸淳邇者
衣冠濟濟與齊魯並先生倡導之德至於今不衰改
祠宇而新廟貌固所以闡揚先生烈抑以貽後範于
無窮也雖然先生之功德尤著於江之右慶為江上
游三巢馮險肆祠相時撫剝動中機宜盛藩不軌力
戰鄱湖而奏厥績方其鎮慶與撫洪都時日與上大
夫究心性命雖祁寒暑雨罔輟其所造就人才彬彬
然繼師志而效國家之用今在吉有懷德祠在慶有

報功祠其遐思仰體者視諸貴陽尤盛也故于先生之澤知其汪洋于天下而不知入于江右為獨深知其涵濡于江右而不知基于貴陽為獨至于江右人也而宦於貴陽故其知先生之功德尤為獨詳雖然先生之孚化翼飛在人耳目者可得而言也而其涵養之精粹造詣之淵微非聞見之所能窺測者不可得而知也嗣是宦茲土生茲地者願瞻遺像奮志思齊由其可得言者以潛究其不可得而知者庶幾無忘先生之澤而不孤今日改建之意云

陽明書院落成會記

馮成能

隆慶辛未余自里中赴貴陽廡訪時遊於陽明先生之門先達長者及諸同志之士相與餞且送焉則曰陽明先生之學大成于貴陽三載居夷興起甚衆及今則希聲矣公茲行也先生之學其復昌乎此學術興替世道污隆所係吾輩竊延頸俟焉不然何以爲馮子余爲之惴焉惕焉惟弗勝是懼及抵貴謁先生之祠則蕪陋特甚蓋先生舊有祠院一所自貴陽遷入一爲郡治一爲庠故廢墮至此余復爲憮然茫然即檄有司爲更新之計旣而得地於督撫之南風氣明秀冠于黔中若天故作之以待今日者于是議請

撫臺而諸僚大夫咸協厥議遂各捐贖鳩工凡文武
吏士莫不翕然予來不數月而工已落成觀者咸嘖
嘖歎慕謂海內名儒祠院壯偉無若此者先是同志
長者教齋茶公及心泉程公少松濤三階余延鄉先
生心菴馬公主會群兩學師生講學別署茲則移會
于祠之正學堂諸士子瞻先生之厯然其像則已肅
氣歛容而相與守致知之端緒究其傳則復
勃然興起蓋若先生復出而相與周旋問難于何陋
賓陽之間也又之余有蜀藩之命告行諸士請為述
先生學脉以詔來者余固讓不已乃誌於衆曰道本

無言也自伏羲畫一而堯舜名之曰中曰道心惟微是微者天地之中吾心之本體也以人見與之而微者危矣危即人心心非有二也文王不大聲色不長夏車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無意必固我而知天夫所謂聲色夏車知識意必固我者皆危也無是危也而微體全此至聖所以契天之中而立萬世之極也成功巍然文章煥然叅贊經綸之業與宇宙同其廣大而皆謂之微蓋任其天然之則直心以出之而我無與焉則雖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而亦謂之無思身勞天下過門不入而亦謂之無為授受之際與回

言終日而亦謂之無言何者皆天之微也非人之意也孟氏沒而道心之旨不明諸儒習于聞見之末沉溺于訓詁詞章浸淫於權謀功利而欲以窺聖人之緒不知其求端之初已落惟危之路其去中也萬里矣至宋周程大儒始能以無欲存仁之學體天地之常聖人道心之旨復明天下而其後解說日煩支離益甚其流之弊遂至于遺心而求理逐末而忘源使後世謂聖人之學惟在于言語事業之間知能技藝之末而不復知所謂本天之微幾于是爲二氏之學者反得以寂虛之說動高明之聽而聖人之學大晦

而不可復求吁弊也久矣陽明先生以挺世之豪士
希聖之志其始也博之于詞章其既也又求之于佛
老而見尤未卓也惟其志求必得百練千磨至龍騰
處困之後始大悟此心之本真直契吾儒之正脈
倡明良知之旨以立教良知即道心也一點靈幾天
地萬物之所生生而不息千聖授受之際心心相契
而不可形之于言者不得已而發之二字以洩其微
使天下學者知心即道道即心而聖人本天之學復
幾於大明先生嘗曰吾此良知二字自萬死一生中
得來嗚呼亦苦心哉然則非有萬死一生之功者

易語此也惜乎世之學者率以知解承當不因積累
入悟認知識為良知以聲色作用言語辯論為致知
或高談性命而聲利是謀或收攝玄同而經綸則薄
蕘笑宋儒以聞見為致知而不知吾黨之所謂良知
者亦聞見也以窮物為支離而不知近事之所謂忘
物者支離尤甚也求其實致德性之知而然謙天德
之則者幾何人乎嗚呼知得良知却是誰先生固真
深憂矣以成能之謗陋豈足以與知顧此一念真知
心盟不敢以自棄也嘗夢交於明神而聞所謂帝堯
文王與文王之所以順帝者堯見而忽有悟焉於是始

信良知之旨直契原廷道心之微而孔顏默授之幾無能出此矣雖然余未能真得也直為諸君說夢耳夢之覺不可言也先生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諸士其務發憤立志實致良知即視聽言動之間默默參求識吾之所謂本來者而時時存之勿墮於習俗勿滄於見聞直前承當日新不已若先生之萬死一生而必求自得焉則虞廷稷契洙泗顏曾可復起于斯堂而西南淑氣從茲開矣不然則登斯堂而瞻先生之像也寧不愧哉余為先生建斯院也氣足為先生重輕蓋為諸生勸學興以美一方之風

為國家樹棟樑榱桷之具耳若諸士不知所副之則為傷財勞民以成此虛役也豈不重余罪哉余為此懼故揭之中堂以為學者勗云

鎮遠紫陽書院記

巡按毛在

余聞鎮遠城外五里有凌玄洞奇與憲副鄭君秉厚相期往觀閱志知附郭東山巖有紫陽書院崇祀晦翁朱先生將先禮謁同知何文奎告曰書院為崩石破壁亟宜修葺及瞻謁則見屋宇僅三楹年久頽敝崩石別無權損竟破後壁以入若天為先生安坐者嗚呼異哉先生遊學四方足跡遍天下天下宗之無

問古今所在肖像以祀先是當國者重講學之禁海
內書院悉從毀廢先生祠宇毀廢獨多此山竟以僻
處幸免近者

聖明採納諸臣之言詔復舊建書院斯文再振良非偶
然如此石適為先生安坐嗚呼異哉余因檄府新之
稍廣其事此山秀出群峯氣脉深厚足綿有道之長
而俯臨清流淵源活潑先生之神得無注意于斯乎
是為記

都勻讀書堂記

鶴樓張紳

士生於今之世方童而習之之時即為章句比偶之

學以取榮科第而不考究群籍以求古人之用心及其年齒稍長議見稍定知欲考究群籍以求古人之用心而又牽奪事務沉淪奔走不暇一玩索者何限余三十年坐此弊久矣歲戊午遣戍是邦自謂濶眼可究初志迨抵戍日則又瘴癘頻作疾病相仍且為啼饑號寒者累心又明年旅事始定殘軀稍甦聘於城市僻處相其林木深邃者構地一隙築草亭半闕攜破篋殘篇時一展讀歲既久亭為風雨侵癸亥初夏千戶侯韓子夢熊王子尚武詣余於亭中見其轍壞私與軍政使婁君拱辰及諸士夫謀曰盍相與為

張公葺之三人者遂卜日命匠然不使余知之也旬
中居民聞之各執錘相爭求助或以瓦或以木石乃
前為堂三間後為寢室室之上復為一小樓以便登
眺又兩傍為廂房門戶墻垣各備焉工既成請居之
余升其堂慨然以思入其室登其樓仰而四望因憶
子瞻在儋州時僦民舍以居日與其父老子弟吟咏
從容儋州之人相與誅茅築土特作室以居公夫子
瞻一代偉人也而人慕之乃能如是今余之鄙陋無
敢望公而勻之居余亦如儋州之居公又何以副諸
君意耶因不佞僭為說以告諸君曰人之有堂所以

安身也堂之有書所以明心也庶人不明乎書則不
足以保其身士大夫不明乎書則不足以啓性靈而
弘功業軍旅不明乎書則不足以察古今之成敗夷
狄不明乎書則無君臣而上下亂貴州雖在西南去
中州不甚遠六籍亦往往具備今諸君能取而讀之
與余聚堂中一事商確耶諸君曰唯唯遂扁其堂曰
讀書堂鶴樓張子復移其破篋殘篇者朝夕於此前
所謂考究群籍以求古人之用心或庶幾乎少得之
矣是爲記

重修讀書堂記

南阜鄒元標

讀書堂頽圯日甚刺史段蒙岡公葺以厓余肄業其中因爲之言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古之學者純今之學者傳古之學者逸而有得今之學者勞而無成玄黃剖判樸茂未滴入孝而出弟耕食而鑿飲吐辭為經舉足爲法文與行出于一契繩風遠百家逢興士私利人私學相軋以勢相與以詐文與行出于二矣一則純純則從事身心而日臻於高明二則襍襍則從事章句而日流于污下世之勤勤懇懇於章句間者有二上焉者謂一事不知吾儒之耻必由博以之約不知舜厓深山木石與厓鹿豕與遊及聞

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舜之爲聖者自有在也下
者欲冥搜網羅應揚藝苑不知古今名家雲蒸霞滂
亡異飄風好音過耳宋作者且傷之矣嗟乎丈夫七
尺所係以炳烺千古灼爍後代者無幾耳伏羲未生
八卦未肇孔子序書斷自唐虞生皇虞之時未有秦
漢之文生秦漢之時未有李唐之詞賦生李唐之時
未有宋之典章日月迅速流光幾何利精弊思於楮
墨間何異鼯鼠之耗太倉也若然捐典籍兀然穆然
遊亡何有之天可乎此釋氏不立文字之教未敢以
爲然也昔人讀史一字不遺程先生鄙之爲玩物喪

志夫學先于立志孔子七十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之在人譬之木其根焉詩書其培壅之者也章分句晰是溺志于訓詁也不敢以訓詁而溺吾志提夏纂玄是泛濫于詞章也不敢以詞章而卑吾志親先覺以明之求正友以輔之俾吾志炯焉燦焉不爲異物而遷焉是之謂以我觀書以我觀書未越方寸卷六經爲已有以書博我萬卷茫茫終爲支離障也沛六經之正脉揭斯道於日星庶幾哉無負虞孔真傳而可讀古人之書矣登斯堂者尚三復於予言

張鶴樓先生遺跡記

鄒元標

鶴樓先生舊寓余既修葺矣其龍山道院及讀書臺
仍各繪一圖系以數語二三子過余曰先生用心勤
矣何居曰嗟哉臣節國恩扶世興感四者備焉人臣
事君惟命是從鞠躬盡瘁雖死奚憾乃或不得君而
悻悻熱中者此小丈夫常態也先生居勻數載家有
倚門詎不懇閔悽惻甚哉先生時浪迹漁樵處之裕
如非徇臣之節何以有此人臣遭斥遂往往沉埋以
老屈原沉于汨羅西山終於貶所先生遭際

聖明生還

北闕位陟亞卿勛茂三省匪國家待士之恩先生不敏

自為才也子臣弟友理本一致遺跡猶存俾式先生
為子必孝為臣必忠為兄必友為弟必恭斯非揭皇
極淑人心之大機與下睢陽之祠奸雄沉思吊賈誼
之宅楚客興悲停輅者感念

國恩追思臣節纒然不奮于倫理以匡世道非夫也有
一於此亦不容緩矧四者兼備雖勞瘁奚恤焉曰前
之廢何屋曰人情賤近而貴遠動始而怠終讀史至
古人節行事髮豎而目眦今有行古道者非以為愚
則迂此尊古卑今之患也始相慕用後稍厭棄故不
改造錙衣不得以好賢稱矣此勤始怠終之患也

二弊以成四美吾何敢後曰胡不自留遺蹟為不朽地耶曰余學粗年淺罔占究竟妄自攀附則吾豈敢且也正公之傳不在涪州而在正公之學宣公之傳不在臨川而在宣公之忠使二公罔以遺後人雖過化有蹟吾懼鼯鼠書嶂而豺狼夜遊也方求寡過不暇而暇為它日地耶曰彰前美韜精光先生之心洞矣非二三子所能測也請記諸俾張先生遺跡永永以炤我遐陬

南臯書院碑記

江東之

自昔忠臣義士揭天綱振地維擔扶人紀何代無之

而惟貞一不二者芳流逾遠故百世可師焉彼感慨
攄憤鋒勵一朝未幾而需泥迫隘已不勝委頓若中
亡真宰悠悠世味入焉而染始非不佞爽鞫錄而後
遂芻狗棄之兩者于叔季猶云小補總無當于太鶴
輔世之道若吾友鄒君爾瞻氏其殆庶幾乎方公歲
進士時會

主上冲齡御極惟是江陵竊國內連閹宦外立權而
威權其廢倫棄制知有子不知有父猥曰大毒厥
莫敢巷議公極言非孝者無忠躡入未嘗

主心先逢相怒一時杖

闕下者五人公承嚴遣成都勻至則僦居址舍鴨鵝先
鳴莫必其命日方與鬼物為隣尋得張公讀書處一
僑足焉張公狎者馬平人嘉靖中以比部郎監諸分
宜戍于勻勻人構此以讀書張公是為鶴樓書院而
公視張公後先一轍遂結茆于張公堂右居勻六年
時時與都人士講天人性術之學儻然嶮然無夷狄
患難相亦無無夷狄患難心蓋身在局中法流界外
委化運于儻來而不以人我參耳其門第之高者徃
徃負竒氣掇巍科詞章行誼得廬陵文憲之傳如陳
給諫尚象亦以說言放逐要其凌霄亮節不負所學

又宛然鄉氏家法也癸未江陵事敗

上召還直言忤相諸臣而公再入

朝省聲念益為天下重旬弟子有羨墻之思就于公所
嘗登覽講論處更剏為南臯書院址在覺序右旁近
聖人之居此其甚也規制若環堵門屏講堂夾室覺
樓學舍大都靚深虛間不啻一畝之宮前面龍山江
流襟帶後接高真觀半山之麓美哉堂皇巍巍乎渠
渠乎蓋始于郡諸生之倡義作于督學徐君之表章
若有司學博鄉先生武胄之捐資俸與門弟子結好
之勞視昔何人成鶴樓不啻過之公去旬

中老漢者教景風神者亦高鳴與起者德
而進者都乃公再出獨依然改道狗身世
隨地英洗即若則而身死一無增減
一統也惟貞一不二之精始能垂世立
德後來者名高者不問日語矣校者
多感者本以安置罪人題本不病存子
而事其
能尊信罪言反資醫者以事他如龍場
危新建復之尸祝陽明祠下者其世且
未竟其

公如新建題

四八八

主未奉節者龍術德而天德武功國無二道

仕五忤權而不能一日安于內耶嗟乎稷下之標
涯而鴻名無涯岷山之碑有壞而遺愛無壞則
不足以重公而勻人之善善可重余言不足爲
而公自有爲勻地重者微獨與鶴樓孰美且
並傳余不佞承乏黔中蒐名賢遺蹟得三遷
于今稱之顧不佞有晉寧之謫而未罹其憂
之還而愧無其伐總之勿二其心則于三公有
也未陽明著矣鶴樓已自有記今監司梁君
直指觸忌來勻感公正氣而以鵲石請故爲公
高山一慨且使後之觀者無復目

鄉都

縣志

縣志

縣志

縣志

縣志

縣志

縣志

縣志

縣志

縣志

